



高满堂

金牌编剧的理想和生活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写过《家有九凤》《闯关东》《北风那个吹》等剧的高满堂,被称为中国电视界“最贵的编剧”,传言其每集稿酬达到20万元,甚至30万元。

不过,高满堂24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:“几乎每个月都有人找我谈给我钱的事儿,但就个人而言,我希望做一个自由者——愿意写就写,不愿意写就歇着。我不能被束缚,也不能为了钱而必须去辛苦自己。”

口述

坐在阳台的马扎上写大剧

与高满堂合作过《钢铁年代》的陈宝国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:陈宝国问高满堂,你这样的大编剧,应该是在大班台上写剧本吧?高满堂的回答让陈宝国感到惊讶,“我是坐在阳台的马扎上写剧本。”

这一说法得到了高满堂的确认,“我一年大概创作两部作品。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后,到自由市场买鱼买菜,回家做饭。8点开始写,写到下午1点,大概有7000多字。每部剧15万字的故事大纲是我自己写,正式写剧本时,是我口述,由打字员在电脑上敲字,他把我说的都打出来后,我自己再进行修改。我有时坐在客厅里口述,有时坐到阳台的马扎上口述。”

这种口述和记录的方式,让高满堂必须在前一天把要说的想好,因为打字

员打完了最后一个字,就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,他说那样自己会感到紧张,“有时为了缓和这种紧张,我口述一会儿可能要停一下,去厨房准备一下午饭要用的食材,或者到阳台上浇浇花。”

在“口述”电视剧的过程中,编剧高满堂就成为一个演员:沉浸在情节里,一会儿是男主角,一会儿是女主角,激情澎湃地表演,而打字员则成为他的第一个观众。

在创作状态下,高满堂每天上午工作5个小时,“每天下午我都用来睡觉或者去游泳馆游1000米,回来再筹备晚饭,有时候也喝一两白酒,晚上9点半准时睡觉……我工作生活都算比较规律,因为做编剧这个行当,就像在跑马拉松,一天跑快了没什么用,因此没必要熬夜。”

权威

我的剧开机前能回收50%成本

在中国的编剧里,高满堂被称为“金牌编剧”和“稿酬最高的编剧”,有一个传言,高满堂的片酬最高达到30万元一集,也有说18万元、20万元一集的。

对于稿酬传言,高满堂称:“那纯粹是瞎扯!”“那些报道里说的中国编剧‘10万元俱乐部’都是瞎猜,说我一集18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也是外行话,你想想,现在一部30集的大剧投资一两千万,如果我的稿酬是20多万元一集,那我的稿酬就要超过这部戏投资的三分之一,这不合理,也不可能。”

“说实话,《闯关东》第一部我是15000元一集,第二部是25000元一集,这才是事实,到《钢铁年代》也是朋友价。我不愿意和人谈稿酬,而愿意说作品质量。别今天15万元、明天20万元……当下一部作品不行时,自然又会

降回到10万元。编剧靠作品说话,市场就是这么残酷……”高满堂说,虽然稿酬不是传言中的十几万元,但自己非常满足,“就个人而言,我希望做一个自由者——愿意写就写,不愿意写就歇着。我不能被束缚,也不能为了钱而必须去辛苦自己。”

因为江湖地位日渐增高,高满堂渐成“权威”,“我和制片方的合作都非常舒服。写完剧本后,首先我会和他们说明导演应该用谁;第二,演员应该是谁。投资方、编剧、导演,三方各占一份权利——这些都得写在合同里。当然,不是全部编剧都这样,我起码能保证制片方没开机就可以有50%的资金收回——这种大家都赚钱的事,何乐而不为?”

高满堂,祖籍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,下过乡、读过大学、当过老师、写过小说,创作电影四部、电视剧七百余部(集),作品曾获“飞天奖”、全国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“金鹰奖”等。代表作品:《错爱》《大工匠》《家有九凤》《闯关东》《天大地大》《北风那个吹》《钢铁年代》等,2011年将播出或开拍的作品有《雪花那个飘》《中国故事》《大河儿女》《老农民》等。



境界

没有大境界,成不了好编剧

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,高满堂正在河南采访,“准备创作一部反映抗战时期黄河边老百姓故事的电视剧《大河儿女》,前期已经进行了一些采访,这次还要采访一个月。”

高满堂说自己采访量特别大,每年基本上是写半年、采访半年,“我承认,有许多编剧是可以关在屋里闷头写的,可是我必须走出去采访,没有采访,很难完成原创,中国大量的编剧都在复制,急功近利,都在模仿,模仿至死、至恶心,模仿得非让你吐了不可!”

原创是必须的,但成

为好编剧,在高满堂看来还需要大境界,“没有境界的人估计写不出好作品。没有大境界,任何故事的视角切入和立意都是很表层的。”

高满堂承认,自己只有两部作品没经过采访就完成了创作,即《北风那个吹》和《雪花那个飘》,“《北风那个吹》不用采访,那就是我的知青生活。今年5月将要播出的《雪花那个飘》也不需要采访,也是我的生活,我是77届呀!写的是我4年的大学生活。有些亲身经历的生活不需要采访,它已经在你的血液里了,一触即发。”

浪漫

粗犷大气的人内心也浪漫

看似粗犷大气的高满堂,不光写了《闯关东》《钢铁年代》这样的史诗作品,也有《家有九凤》《北风那个吹》《错爱》等细腻温暖的作品。

高满堂承认,作为一个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编剧,自己的创作带着些文化自觉,“但叙述往事不能不顾观众的审美需求,不能简单地走向神圣,也需要一些轻松的东西来和观众沟通,要不,年轻观众不会喜欢。”

所以,高满堂的作品开始有了“文化自觉下的浪漫”,“比如《北风那个吹》,知青生活确实是沉重的,我却加入了一些喜剧的、轻松的东西。《雪花那个飘》写77届大学生,本来也很沉

重,但我尽量加入一些轻松的东西。”

高满堂说,《北风那个吹》和《雪花那个飘》中,高满堂的浪漫也展露其间,比如《北风那个吹》中他借用女主人公牛鲜花的口说道:“我这个人虽然表面看来粗粗拉拉、风风火火,其实心底里是浪漫的。我喜欢看爱情小说,喜欢文艺,喜欢穿样式新颖、色彩鲜艳的衣服……”

高满堂说,《北风那个吹》中夏雨饰演的男主角帅子有自己的影子,当帅子在僻静的雪地里,迎着飘飘洒洒的雪花,舒展双臂跳起了“北风那个吹”的舞蹈时,自己心底的浪漫便达到了极致。

野心

捂了多年的《老农民》要启动

56岁的高满堂说,自己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,那就是今年启动电视剧《老农民》,“这是一个大题材,我在手里捂了好多年了,这是我思考时间最长的一个作品,不弄成熟,我不会轻易拿出来。”

“《老农民》还是和山东方面合作,之前已经进行了很多前期采访,弄完《大河儿女》,我还要到山东进行深入采访,争取今年年底能开拍。”高满堂说,《老农民》讲述的是上世纪40年代末到2007年中国农村的故事,时间跨度60年,“这将是一部完整的农民史。”

《老农民》的男一

号已经确定为陈宝国,“这部戏就是为陈宝国量身定做的,他在等我的时间,我也在等他的档期,我们已经见面谈了十多次,每次都谈得很兴奋。”陈宝国已经开始为《老农民》做功课,这是他第一次演农民,而且从三四十岁演到将近100岁,陈宝国告诉高满堂,他将为这部戏到农村长时间体验生活。

上世纪40年代末到2007年的中国农村,这中间有多个历史时期,高满堂说,他不会回避敏感历史问题,“但我不是去揭历史的伤疤,不会那么沉重。我会去写小人物的命运,用小人物去折射大历史。”